宋史　百一一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史三百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彭龜年　黄裳　羅點　黄度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騤　黄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杓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

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宫踰年以書譏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閒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

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

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䟽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

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

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宫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宫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黄艾鄧馹十人

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

謂如此批下中書子侂胄祠巳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内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巳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

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侻
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
頴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頴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
得謚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
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頴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
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
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
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録事
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

博士以毋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

御郡鎭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

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甞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

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褒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褒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遂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

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荊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

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駮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内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

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爇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

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

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遄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捄主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

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
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
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
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
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
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畧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
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
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
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

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閒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

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茍猒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令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棠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

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裒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

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爲

鑑古録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
以戸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講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
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
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
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
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
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
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
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
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

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

有關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
宮意未決黯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
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
闕溫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
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黯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
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
是黯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
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
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雹既霽之餘湛然虛
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黯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黙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黙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縁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黙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黙乃率講官言

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䟽自上奏者又

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黯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黯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黯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黯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甞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黯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

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已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

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䄂其疏入白詔以沖佑禄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

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佗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還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

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録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絶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

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勑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

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雠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𠢎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雹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雹大雪

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馹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爲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

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甞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

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
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
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
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
人樓鑰上䟽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
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
侍講知閤門事韓侂冑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
大中笑而却之侂冑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
侂冑侂冑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
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

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内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捄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

右史大中駮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駮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

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勸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俾爲經久之

計儻初志畧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凛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説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鋭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

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説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雷雪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宫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

賜子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

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

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糴捐漕計貸之毗陵飢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糴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

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

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
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
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
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
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
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
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
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
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雲川日以經史自娛人

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汙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救而後以聞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甞疏薦三十餘

胡仲炷

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眞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眞德秀爲師友[illegible]好惡[illegible]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illegible]第一[illegible]二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史三百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敕修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

中末為之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

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屛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

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誥之謂乎既而
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誥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
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
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
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
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
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
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嚞朱有成
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

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闚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

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守相陳康伯薦爲大學正守太

常博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荊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

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粟言人主涖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

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謬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金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冦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

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
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
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
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
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追宴金使乃有權用
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
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
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
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
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招南向穆北向别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随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

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
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
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跋盭又類辟且病痱臣
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輙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
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
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輙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閒
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
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内真氣内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
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

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矣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

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眞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劒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三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

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栗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

是懼與其毋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
贖罪蠻徼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詔以
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
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粟身爲帥臣擅格上
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
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
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
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
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
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

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

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
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
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
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
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
植黨近忽剏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
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
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
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

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閌之從子登紹興

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刋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冑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恊肆姦宄包藏禍心頼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
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
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
毋復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
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
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賛人才也迺人人各
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
士兼侍讀實録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
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
虎以愽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乂司學校專

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熈五年進士第
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
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
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
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没
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録遷博士數月轉
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
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歴封祈衛秦國公韓侂

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
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
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
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
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
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剏國
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爲同知國用事措
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
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
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

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
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
宜敢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
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
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
侂胄姦宄又盜國柄自強實爲之表裏旣開邊隙朝
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
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
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
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

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基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

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群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

長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蕆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

之蓋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

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啻節令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官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

人而止可乎鍠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閒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佗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頴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鉼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

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其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其與其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

植立而或鄰於太鋭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

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
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
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
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
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驀越五官而轉
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
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
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
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
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

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

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
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
知有彝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
隳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
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
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内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
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
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

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
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
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嚞者上
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
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
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
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
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
使者進書訖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

后追封信王易封衞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群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耻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

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

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
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
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
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
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
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
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
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户

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

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恊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冑設僞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

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
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僞學
之目識者以爲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
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
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三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

三百六十八个字

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

凡有刱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華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懽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

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先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

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冑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冑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冑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冑嘗副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嫌之侂冑誅詔起鑰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楯舊班謫

視鑰曰又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曰和好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録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

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寔晉義烏聞所築最堅柰何

以脆薄易堅厚予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
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召
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
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
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
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
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
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
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

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皐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戸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戸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説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荊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

議振貧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過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鑞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説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

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巽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熈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熈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

順謚元顥謚純順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

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凛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

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䟽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令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令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文肅子棨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
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
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
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
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
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
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
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
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

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
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
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
具吾乗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
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
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
則和好之説得以乗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
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強壮
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
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

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熈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彦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

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
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
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
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
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
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
秦有函谷蜀有劒閣魏有成皐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
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

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

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闕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

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

先遂義問次遂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勤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
祠山居絶意禄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
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
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
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徳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
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
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
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
買珍玩虧損聖徳乞嚴行禁絶應詔言非宗室外家

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
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
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
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黄祖舜薦游
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
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
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
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
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
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

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爲樞臣張燾言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遂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

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嘉泰二

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刼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

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冑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

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
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
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
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
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
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
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
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
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
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

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

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

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慭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眞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

駁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旣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

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辠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

四百令八字

郎許奕爲通謝使柟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録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

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枏北歸請録信孺之功長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史三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領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

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

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
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
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
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
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
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
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
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
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
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

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禄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説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

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

十朋亦䟽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
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鬬則
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
抗鬬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
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
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
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

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之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甞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先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甞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

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

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

里將毋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
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
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
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
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
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
寶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
正心術實惷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
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
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

嫡長孫之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
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
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
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
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
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
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
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
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

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帥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貧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置宜令詰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

百負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冦王佐平湖南冦劉焞平廣西冦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筭諸郡緡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

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頴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説頴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

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冀願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啓絕其請胥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毋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

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将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

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
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
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
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
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
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俠復爲日
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入入館至此
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
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
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

字四百 令三个

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鬬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
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為禮部侍郎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
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
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晉
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
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
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
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

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處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吉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

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
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
使王藺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
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
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
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
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
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
甚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荊南雄事事沮之時司

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先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為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

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擾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荊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三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

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彥姜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茍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譏偷安苟容之佞市

恩立威之姦懷護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朘己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荊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賛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

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顒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盖助顒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有遺槀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傔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

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吴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

字四百一十个

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盖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遺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與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

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
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贖禮
買舟稱曦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
疑其劒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
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
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降順昌軍節度副
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
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删修官
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

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當出綱上宜如聖訓令顧出綱下遠甚柰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冑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翕為盜謙移書侂冑曰今若倚群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

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繇是薄之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湖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詆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

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胄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川陝戰屢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

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痡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諂諛之徒何足算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五

[General Information]
□□=□□□□□□□ □□ 111
□□=□□□□□□□□□
□□=167
□□□=□□□□□
□□□□=1937
SS□=12460466
DX□=000007543641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1&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